

陪儿记

大儿在外地上学，周末我去陪他。周六上午，我正洗衣服，儿子说：“这周其中一项作业是让家长给孩子写封信。”我高兴地接过：“那我来值了，还能给儿写信！”谁知儿子却说：“你能有我爸的文笔好、字体好？”顿时，我哑口无言。是的，这我得承认。

老公虽然只是高中毕业，但上学时语文成绩非常好，特别喜欢看书写作，刚结婚时还发表过好几篇文章，后来《中国医药》《中国医药报》《药店之友》相续约稿，可由于大儿降生，药店生意又忙，就搁笔了。但我觉得，他如果继续写还是得心应手的。就拿每天给小儿讲故事来说吧，他总是编故事，最近编了一个叫卡瑞的小男孩的故事，小儿一看到他就让讲卡瑞，他随口就来。明明听着简单的情节，他却慢条斯理、津津有味地讲着，小儿听得兴奋不已。真的，我很佩服老公丰富的想象力。

想到老公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要哄小儿，我就对大儿说：“你爸太忙，我怕他没时间写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大儿应声答道：“那你就想代劳？”那脸上的表情使我立刻意识到，他真心希望爸爸写这封信。我就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。”大儿是个敏感通透的人，立刻意识到这样说不恰当，故作后悔状，解释了一番，说我是语文老师，写出的文章也应该很不错。事实上我对儿子的话真没多想，我是真心佩服老公，又真想尊重儿子，所以很真诚地给老公打电话汇报此事。老公谦虚的话语中掩饰不了兴奋，毕竟儿子的崇拜是对父亲最大的鼓励呀！不一会儿，一封信发过来了，这速度真快。晚上九点多，我打算抄下来时，发现老公写成了儿子的成长记，也怪我打电话时没表述清楚，所以，他又用手机连夜写了一封。

眷写时，我想到了上次来陪大儿的情景。一个月没见了，为了培养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，那次我把小儿也带来了，而又恰巧小儿感冒，我心烦气躁。周六下午，小儿一睡觉，我就对大儿说：“趁你弟弟睡了，你赶快写作业吧！”大儿不情愿地说：“这就是你和我爸爸的区别，我爸爸从来不催我写作业。”可都星期六下午了，自己还不主动写作业，还说我催他了，唉。

此时，感慨油然而生：大儿现在十四岁了，思想相当成熟。他佩服的仅仅是老公的文采和字体吗？不对，应该还有那背后的民主、尊重、平等……而作为母亲，我需要怎样做才能提高自己，同样受到儿子的高看？这是我亟待深思的。

(刘霞 周口七一路二小)



我尚未坐过火车，更别说坐高铁了。

忽如梦境一般，郑合高铁将从我们村东面经过，并且村外东南不远的地方，要建一座气势恢宏的高铁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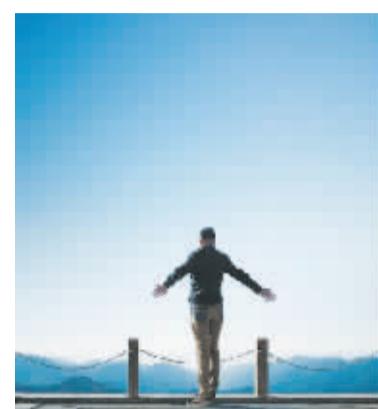
这天上午，太阳高挂在不太清朗的天空，时而躲在云里，时而跳出来，像是顽皮的孩子在捉迷藏。跳出云层的太阳在冬日里少了待人的热情，嗖嗖的寒风中，人们便裹紧了衣服，赶路的步子快得像追风似的。

这时候，我和同事去了魂牵梦绕的高铁施工现场，兴致勃勃登上高铁站台路基。虽说路基还不很高，但一上去就犹如登上险峰峻岭一般，顿时视野开阔，精神爽快，大有吼一嗓子和高歌一曲的冲动。

路基南北走向，面宽笔直，气势如一条巨龙。我们站在龙的脊背上，心旷神怡，思绪飞扬，浮想联翩。

环顾远眺，虽说时下没有了花红柳绿，不见了莺歌燕舞，但景象别有一番风情。麦苗青青，犹如绿毯，田间小路，宛若飘带。农庄房舍，白墙红顶，棵棵树木虽说已脱下盛装，但更加显示出挺拔和伟岸，意外地还看到往日看不到的鸟巢。乡中学和乡小学的三层教学楼格外醒目，仿佛听到那里传来琅琅读书声和悦耳的歌声。俯视近处，有运料车辆穿梭，有挖掘机高举着铁臂，有压路机的轰鸣声，还有堆起的山一样的黄土……

但是，我们也不能忽视三处废墟，也就是不久前根据需要拆除的三个村庄，难免产生一种惋惜之情。祖祖辈辈创下



的家业说没就没了，连村名也将要随之消逝，难怪拆迁时，有不少村人流连垂泪，唏嘘不止。可事后，人们也就释然、欣然了，毕竟有失有得，得到的更富足，前景更美好。

伫立良久，同事感叹不已，没想到社会发展这么快，没想到我们这里竟然有了高铁！

是呀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，许许多多个想不到不断展现在人们面前，实实在在变为现实，许许多多人间奇迹将惊现于世，中华民族闪耀光辉矗立于世界之林。

近而想到，待到高铁通了，这里的车站是周口地标性建筑，将令人向往瞩目，我也将在这里开启人生圆梦之旅。

(张书利 东新区搬口小学)

故乡的那棵老槐树

它的年龄和爷爷的年龄一样大，它的枝干像爷爷的脸一样饱经沧桑，一样留有岁月深深的痕迹，它总是枝繁叶茂地摇曳在我童年的窗前，它的根已遍布我身体的每一条血管。

很多时候，它就像一把钥匙总是不经意地打开我的童年，使漂泊远方的我找到回家的路，找到记忆中的温馨和快乐。

忘不了在有月亮的晚上，爷爷给我讲有关老槐树的故事；忘不了在槐花飘香的时候，爷爷在老槐树下教我读书识字；忘不了爷爷用槐叶做成口笛，吹出的优美动听的曲子；忘不了爷爷用洁白如雪的槐花，给我做成的香甜可口的饭菜；忘不了在老槐树下，爷爷为我整好行囊送我远行……那些往事像槐树的叶子一样稠，一样密，像槐花一样弥漫着幸福的芬芳。

如今，很多年过去了，当我再次回到故乡，爷爷已经永远地走了，只有那棵老槐树依然孤独地站在那里。我深深地知道，我回来了，故乡的老槐树就不会再孤独了；我回来了，老槐树就会轻轻摇落一地我熟悉的味道。

(卞彬 沈丘县北杨集二中)

一袋白菜



柿子情

蒲英姐比我大15岁，我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她所在的学校，成为同事，后来才知道我们还是老乡，老家的田地都挨着呢，从此我俩就更亲近了，成了一对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

后来蒲英姐搬了家，也调到另一所学校。她的新家有一个小院，院子里有一块儿空地，蒲英姐不仅种了菜，还栽了一棵柿子树。她知道我爱吃柿子，一到柿子成熟，就会打电话让我去。有时因有事晚去几天，她就会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催，说小鸟比我还馋，早就盯上熟透的柿子了。想着成熟的柿子就要被贪吃的小鸟一枚一枚啄食掉，我就心疼得不行，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赶过去。

下面的柿子很快就摘光了，但树上的柿子怎么办？站在地上够不着，用长棍子捅吧，又害怕这些熟透了的柿子一落到地上就摔成了一摊泥。我们只好找来一个高高的凳子，又找来一个纸箱子，我站在凳子上面摘，蒲英姐就举着纸箱子接。看着五十多岁的蒲英姐站在下面仰着脸接柿子的模样，满眼的期待，像个小孩子，笑得我花枝乱颤，连柿子都抓不

到手里了。她也乐开了花，说胳膊都举酸了，催我快点儿。

“你把箱子放在头上顶着啊！”我打趣道。没想到蒲英姐还真就照做了。

于是，柿子便扑通扑通地落到箱子上，砸到她头上，她尖叫着跳起来：“你把我砸晕了，可是要负责的！”

“好吧！好吧！”我说，“吃你家的柿子不容易，不仅要亲自摘，还要担风险呢！”

院子里又充满爽朗的笑声。

蒲英姐家的柿子是磨盘柿子，又大又红，比蜜还要甜，好吃得很，但也很奇怪，每两年才结一次。不结柿子的那一年，别人给她送去的柿子，她也总要分给我一些，所以每年我总能从她那里吃到柿子。但无论谁家送去的，我都觉得没有她家的柿子甜。

谁说同事间没有真正的感情呢，一枚小小的柿子就见证了我和蒲英姐之间那份深深的姐妹情。蒲英姐明年就要退休了，愿她退休后身心更加健康，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！

(刘桂霞 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)

每年立冬后，母亲都会在老家给我准备一袋白菜，白菜是母亲自己在屋前种植的。母亲不识字，不知道“绿色食品”这个词汇，只知道她种植的蔬菜用的肥料是豆饼、鸡鸭粪，不喷洒农药，吃着放心。

前日，母亲电话里又告诉我，她和往年一样又给我准备了一袋白菜，让我妹夫捎到县城，并再次吩咐我，别嫌多，可以存放，天冷了，就是再忙，吃饭也别应付，多吃点儿菜好。我知道拗不过母亲的心意，只能对母亲说，别拿太多，储藏困难，吃完了可以再从老家拿。收到母亲准备好的一袋白菜，看到白菜老帮都被择掉，剩下的只有干干净净的白菜心，我深刻体会到了母亲那份伟大的母爱，心中一阵酸楚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母亲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，不愿来城里住，她说城里太吵，看见车就头晕，也碰不到熟人，还是老家好，出门都是几十年的街坊邻居，一块儿唠唠嗑，挺自在的。母亲现在身体很好，在家种点蔬菜，喂些鸡鸭，挺幸福的。因此，我也没勉强母亲非来县城和我们一起居住。

一直以来，每当吃起白菜时，我心中总是洋溢着无以言表的幸福，感到自己还一直是被母亲宠着的孩子，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。我多么希望以后每年立冬后都能收到母亲给我准备的一袋白菜，这白菜是母亲的心意，是母亲的爱。

(董绪武 鹿邑县人民防空办公室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